樂靜集

二

樂靜集卷八

宋　李昭玘　撰

潞州戒焚死榜

年月日通判軍州事李某謹出榜告潞州軍民百姓某聞人者生也不易兄弟妻子之思葬者藏也宜有棺槨衣衾之制此皆性所自出禮不可違孝子由是盡心聖人奚以強世故葬親者必有道矣土不侵膚則獨

無恔乎苟為無傷是不知本惟夷狄之異類猶草木之
無知平居殆絶於恩親一死即同於腐臭遽加焚灼不
待覆藏顧惟中國之民久被先王之澤詎從非義反害
大倫夫死必有歸葬之以禮身體髮膚昔之所愛居處
笑語尚或可求而乃藉以束薪付之一炬雖悲哀未盡
而殘忍已深裹灰燼以故繒封罌缸為吉宅棄捐無日
曠久何追有慭掩骼之恩幾類析骸之酷凡人處己則
幸其安逸待物則終以愛存棟宇以避風雨之憂犬馬

猶加帷蓋之賜惠不思爾豈其遠歟至若蜂蠆螫手變
色踰時蚊蚋蜡膚廢寢通夕因心原理觸類反情何其
冥漠之間畧無痛毒之怨載懷及此良為惻然況爾名
邦號為美俗去唐堯之千載猶有遺風介劉氏之數州
不從僭命物大地廣閭里相安土厚水深耕稼自養惟
玆大事獨愧良心豈生民有此不仁亦貧者無以為禮
當州具陳其弊獲請於朝出公帑之羡錢易近郊之善
地置之守塚繚以周垣儻未能為七寸之棺姑可以寄

祭晁次膺文

嗚呼連城之珍一世埋沒既發其光隨地而折千丈之松半死復生大風橫來無復樑楹成毀在數所難者才有人如此宜哭之哀嗚呼次膺偉卓踈明洙泗而西千人之英擢第熙寧文辭驚人頭角嶄嶄莫敢與羣游刄百里事無少留竅郤俱解孰為全牛側目青雲軒軒欲舉初無猜心乃觸豺虎解印投檄幅巾自娛良醞佳客日不可無不愠不戚薰然以和人或憫嗟惟以笑歌辨

說古今疊疊飛屑捆載而歸傾倒不竭誠心與人洞見
膺腹窅然曠空如百間屋老驥伏櫪雄心未平寒雞失
旦猶思一鳴嘘吹技漸晚有元老振衣彈冠翻然西笑
一顧增價高視上都不待給札乘化已殂易簀方終命
書來下哭聲滿堂賀客回駕奔命之初促裝晨發荷夫
褰裳嘶馬漂沫素車東来徒御行泣雙輪不膏旐旐如
濕哀樂相尋曾不踰月感忽之間星流電滅投分兹久
情均弟兄一日不見鄙心已萌清風皎月每與我期高

山流水誰復我知華館晝掩啼猿曉驚時見隨葉不聞
屨聲死生往来聚沫遺蜕造物者誰以我為戲魂兮歸
来勿起遐想八荒愁人跳踉焉往瞿曇老人有國無碍
子嘗注心胡不遄邁魚山嵳峨天衣来蓋清流在旁下
貫淮海宛宛其中亦既築室此焉歸骨百世之吉大事
將舉已告日時歆我肴醴一慟長辭

祭晁无咎文

人初有生豈獨無死死而可哀孰不涕泗維公人豪標

度翹偉妙峯千尋王海無底九流百家遠探旁貫白羽一揮傾倒河漢騁辭流離躪轢韓柳人皆仰之維北有斗名卿鉅人未識爲媿牛童馬走喜道姓字海岱千里翩翩孤騫中路摧委垂翅十年大恩生成復請試吏窮阨小壘直爲貧計易官淮泗往綏疲民坐席猶冷訃音遽聞故園來還三徑掃跡猿悲鶴怨松蘭改色念昔握手笑語道隅令拜堂上憑棺以呼驪珠沉海曽嘆遺墨茂陵殘編尚寄他日我有旨酒魂兮能來瀉此一觴莫

知我哀

樂静集卷八

樂静集卷九

宋 李昭玘 撰

問默

莊周曰道無問問無應然則即理而問則問不在言即物而應則應不自我此之謂無問無應而問默所以作也思玄先生僻居離羣不誦書不應賓客不呼奴隷不叱雞狗坐如寐立如齋行如有所失而未得居三年門

曰吾嘗相先生之形左耳目聰明而右耳目不達殆非
陰陽不和而有偏傷之患先生幸以嘗覩聞者告我我
因藥其傷而起之先生曰甚矣人之多言也言不若默
默而識之是謂大得故天無言聖人欲無言一言以為
彼二言以為此三言以并彼此道未嘗有彼此者亦未
嘗無彼此也各操而議之果奚在夫言之一出至於三
言而未能定則是非之相雜愛惡之相攻復幾千萬言
而後已言之愈煩離道愈遠使天下之人沉偽而失真

摭華而去實者言之罪也噫言之為患已甚而又悲夫言者之自害也南方有羽蟲利喙而善鳴嗚亟益哀咀血而死北方有介蟲服氣而善息至潛而不躁其壽千歲今夫嘵嘵之口馳心氣而擢精神撓靜淵而洩和理反以害其生則吾之默默者豈特畏罪哉亦謹養吾生而已客曰先生可謂能默者也夫以言為無累邪言多則數窮以言為有累邪言雖滿天下而吾道寧喪天地之於萬物也雷震風鼓雨流川激百獸以羣嗥昆蟲以

類鳴有形之相磨有氣之相觸未甞息也然則太空寥
然至虛漠然又何累焉故有道者無所言無所不言終
日言而非言終日不言而亦言其於言默也奚擇浮屠
氏號為居士者問其徒以不二法其徒解析連類操三
十二說以獻瞽然不答而三十二心皆化不害為能言
蒙人學老聃者著書數萬言謬悠之說無端涯之辭連
犿而無傷恣縱而不儻稽之無度逐之無宿不害為能
默能言而不能默能默而不能言是乃據道之一偏而

非夫泊然大通者也射者之惡蚊虻則志靜奕者之思鴻鵠則志動以靜對動則靜者勝然域於靜則失也古莽之民善眠故多息阜落之民常覺故多勞以息代勞則息者勝然狥於息則非也今先生能默而不能言猶拘於所域而蔽於所狥是以有偏傷之患而不足於冲和之氣以吾觀先生之不言殆惡夫與物爭而先生之志猶未出乎爭也有人曰龜長於蛇白狗黑犬可以為羊雞三足此形色名數之非其實者也茍知天下之物

不出於形色名數之異則天地之間同一物耳不足辯也故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此之是非利害歟如此則七竅流通百體俱融尚何鉗吻結舌閉心一氣譬猶食未下喉噎不得吐如此復自快耶至人之出言也與物去来隨起隨滅如鳥度空如風過物可見而不可逐可覺而不可執方且趯趯然從其後而掇之不亦惑歟先生曰子之説然矣是言猶默也默猶言也敢問非語默之時孰辨曰吾智

淺意迫不能知請詢之黃帝孔丘先生曰黃帝孔丘今亡矣將焉問客趨出先生頷之而不謝

書鄧先生石几

先生避地者也不以世故累其心人亦未嘗以所狥而干先生之好低回隱遠以自完潔不願聞乎時時亦不知先生果何人也城隍之東北其地阜以高先生即而築居焉葭蔣蕉蓼之披折鶩鶬鳧鷺之上下乃數十年之廢墟先生不以荒汚窮僻不可居也覆茅為廬四面

環堵鑿户如竇傴僂而出入不闗不鑰無食器無卧榻席地而坐隱几而觀書草深苔滑蟲鳴螽躍斷人足音人不堪其陋先生幸是以遯其身未甞厭也一日先生出有盜過其廬弃書揭几而去先生曰吾不遊井里不受聲利是非之束縛榮辱之陷溺富貴之侵忍權門之凌㘥吾逃之久矣而盜不容尚何遯吾之窮也夫盜之取吾几或售而食或析而炊吾不知然盜生於所利利生於所用埋黄金於地下不若瓦棺之能久無取於利

物有所不能固北山之險其上九折愚者必壍而平之則力有所不能屈今先生固我有以屈人之力吾是以知先生未免為誨盜也先生姑無其几無意其存亡適為几之義以達之於性命之際庶幾有所有而萬無喪也几之為器憑之以安石之為物置而不動先生憑而安之且不動也由是外觀萬物之芸芸內觀一性之明妙則知天地賊我陰陽奪我亦不甚毒耶先生寘是心以超乎天地陰陽之外虛而遨遊雖萬變迭陳乎前而

湛然常寂是几也流落乎千載之遠或為柱下礎或為塚上碣霆震風折水泐火裂塊而礫蘁而塵會歸磨滅亦不足以喪先生之所存又果可為先生物哉

跋閣本法帖

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嘗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板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寖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嘗見一二初長沙僧

希白再郭填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他書御史所模尤踈潤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天下之物亦有以偽冒真者亦不能與真並行蓋有公是存焉自此尤以閣本為貴

跋三代款識

篆隸出而正書作正書作而行草興非獨古異以為奇

亦所變之勢然也字畫之工初盛於魏晉魏晉之間江左惟逸少尤著世數遼絶散落腐壊之餘出於物數之幸存日力之必能保者時一見於好事之家良可貴也昔韓退之作石鼓詩以為俗書失之姿媚亦至論也紆餘鮮妍粲然動人無復高古之遺態此姿媚之過也余故以三代款識為諸帖之冠嗚呼冠劍丈人朱鉛女子難以並觀狐裘純儉或作約又作白繡衣粲錯不可同笥而進識者自有別矣士固有陋古而排獨好者亦未易曉也

一作士之學道不能自信陋古而變其所習以排其衆人之好君子不道也

跋東坡真蹟

昔東坡守彭門嘗語舒堯文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觀其用筆凌厲馳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見其轍迹晚年獨與顏魯公周旋並驅而步不許退也長牋大幅風吹雨洒如掃敗壁十目注視排肩爭取神氣不動几如無人譬諸解衣磅礴未嘗見舟而操之莫知為我莫知為人

非神定氣閑孰能為之必曰三折為波隱鋒為點正如圜土作人刻木似鵠復何神明之有

跋郭填諸帖

余嘗讀張彦遠法書要錄載二王書猶有四百六十餘帖以今所存考之十無二三此模書不可廢也陶隱居曰郭填蕭益曰響搨人空郭存聲散而響未闋故蹤餘韻歴歴可據慰人多矣璽楮弱薄一出囊笈則沒身朽壤初因傳模後来者得窺其髣髴與夫為去臣鑄金與

亡國繼絶盖有不忍之心存焉智巧之徒點漬穿缺綴以印章年次欺衆人之耳目不知而受者徒為人發笑知而受之又挾其欺以迷世榜牙冠玉襲以文錦冒好古之名掠人之好已復何心哉

跋孟仲寧畫蓮社圖

舒城李伯時作蓮社圖士大夫傳以為佳玩謂可與輞川並馳潁川晁无咎復得遺意頗加損益集古名筆以繒工孟仲寧為之曰可曰否如左如右獵奇擷妙變化

隨出雖摩詰復生恐不能過也夫意之所詣為難了人之意亦非易伶人吹管假工捻竅直肆橫出抗厲厭抑終不如律使其心運指應皆與神會則無不諧矣古之任事者嘗患不得其人為用用或非其人故余於此畫特有取焉耳

跋石曼卿詩後

右石曼卿詩三篇為侍御史高公作也高公初自御史以言事忤丁晉公出守淄川天聖三年擢戶部判官坐

試進士擅不如格左遷監兖州酒三年復官知單州時曼卿為濟州金鄉宰馳此詩寄之高公志大氣剛學貫今古論天下事有理勇于自任雖屢謫逐志愈不屈文章雅重有法度作詩務高古語健而志深一時望人也曼卿以豪偉自許獨深知其為人執弟子禮敬事之其詩引賈誼韓愈杜甫以見不得其志才不下古人區區冀復用以發于事業以此覩之士君子氣節相與又不可苟合必欲致身於功名之會惟恐汨汨以死非特言

辭取悅而已未幾高公再入為鹽鐵判官屬大河決澶淵乃疏利害議者不喜罷去知陝府卒于官後十年旻卿自海州通判遷秘閣校理上書陳西夏十事不報既而元昊犯吾圉邊邑騷動天子稍思其言方試一事不幸病且死嗚呼高公終身力行而三躓旻卿纔一進武而遂殞厥身竊讀此詩良可歎云大觀戊子仲秋朔樂靜堂題

書六逸四暢畫本

竚頹然無所據奔驢駭御童子挽纆却顧後者擁之而不去二人者醉也斟酌俱適中禰不適彼罇既空欲辭莫得二人者將醉也吹竹為歌以相侑酬舉手抑耳請竢曲終二人者飲方和也解衿攉帶脫履隨帽禮法所不能禁君上所不能使以天為掌以地為塊以日月為跳丸以生為衣中虱以死為南面樂寒暑晝夜罔有知覺深觥大斗日以濡口飛鳥不瞬疾雷不驚昏昏冥冥我將何營雖祿以天下爵以人主無以易其樂此六者

未能忘心奚所謂逸形忘者無時而不暢心忘者無事而不逸是道也語不能傳意不能至惟天樂而神遊者知之尚何感通塞於形骸排夢覺於桎杓哉彼數人者居相從坐相觀視天下之所得無以易我者固不知出醞甕而有大天地舍斗水而有無津涯之江湖方且冥冥而飛相煦以濕亦可悲矣夫可悲者既甚愚悲人者亦未為智吾又安知不有悲吾之悲而不自悲者哉噫民之迷也固已久矣

書筆工王玠

東州筆工視他處為最勝前輩如睢陽元道寧曹南屈士安金鄉韓振營丘梁道皆為士大夫所稱近時彭門出一彭嵩與數人相先後今已亡矣惟鉅野秦顗丘自然工雖不同各有妙處比又得單父王玠製作精密已與時流並馳而獨駸駸未已也唐人多善書疑其用筆亦各自擇如顏魯公之端重柳河東之峭整歐陽率更之遒勁虞永興緩而不弱褚河南清而麗李北海楷法好

樂靜集卷十

宋 李昭玘 撰

上眉陽先生

月日謹齋潔裁書馳獻于眉陽先生閣下某記為童時先生父子兄弟一旦出岷峩四方士大夫稱誦其文曰有宋已来未嘗見此文也至採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書人人為長編大軸手自操札較其所得多少以相輕

重其是時嘗得其本於親家雖未能深達義趣讀之反覆不知所以不能廢後數年偶友人晁補之自新城侍親歸云辱在先生門下雖疾風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請質必待見先生而後去先生亦與之優游講析不記寢食必意盡而後止晁君氣豪邁辨博俊敏下筆輒數千言紆餘卓犖馳肆揫歛各盡其妙嘗曰此文蘇公謂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蘇公以為然者也又數年先生罷東武還朝晁君見先生於京師既歸昏夜扣門開軒置

燭出先生新文十餘篇促席吟誦晁君健辭氣每道先生言語至險絶處口吃如不快意須臾風雨暴落窻撼燭滅倏忽之間疑有神物二人者獨把卷囁嚅怳然不知心形之俱忘也某與晁君少同學而齒差長自知議論智識遠不及而彼獨聞道於賢先生頼顔熱中憒悱交作不幸頻年已来憂患摧鑠身窮而志感坐則面墻舉頭則碍屋慨然思遊四方趨走於賢士大夫之門少起其衰惰湫底之氣然而賤迹囚纍觸事乖闕猶區區

収拾古人腐餘綴為文詞出應有司而輒玷一第得官於徐徐先生舊治也風迹未遠門生故吏多出庠序而半在官府每相過者論先生德義誦先生文章堂上琅琅終日不絕某獲代者舒堯文也堯文辱先生深知把酒揮墨登臨嘯歌無日不相尋言先生與人交畧去圭角洞見肺腑恐其不親己人亦自忘其鄙吝而不知所以化一日登黄樓曰此蘇公燕集之地也酒後喜為文章盡篋中無留紙如方盤大斛瀉出珠貝照爛磊落鏗

手傳目衆人排捽爭先取之惟恐其攫之不多也是時晚風落日遠山逶迤川流無波白鳥上下竊思昔年席上之樂徘徊俯仰欲去不能蓋中心眷焉者不獨在夫山水一時之覽也某與堯文仕宦同而堯文辱先生之遊最久物我未忘每自慚恨未幾王子中秀才以書見投出新文五篇愛其器質深重擺去俗習不類科舉文字乃知先生弟子由壻也某竊不自度扣以先生動止則曰蘇公在齊安掩關著書俯仰一室淡然自足如巖

居隱士之行與世相遺少無謫官意嗚呼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古之聖賢安居無事修身誠心者必期至於此而後信令斯人也某何得預聞焉故某昔之所謂憤悱慚恨者皆不留於心而惟知感動慨歎夜不卧寐自謂終身所修何為而及此也某蹤跡之賤未嘗聞於執事之前而出處違忤不得一拜道德之貌所幸傳先生之詳者皆出於先生交從親舊之間而得之尤多然而問魯人以泰山其言如是而高

未得大爵聊使染指搶鼻亦足自慰幸甚幸甚後於王
子中處得先生筠州東軒記讀之其意欲歸伏田里追
求顏氏之樂又於高郵先生處得棲賢法堂記讀之以
謂士茍一日聞道則死無餘事未幾黃州先生以書見
復云舍弟子由學道三十年今粗始聞道考其言行信
與昔有間矣某獲是三說敬拜避席斂容以思雖未能
造先生之門上其堂而窺其室正猶牧羊之子方散亂
失箠於多岐之間行大道者忽出手而一招之也嗚呼

士之困於俗習易已逐物頽靡不反失其本心而不知
學道之可樂者久矣非高明君子篤好而特立以振擢
其昏僊欲死之質則聖人之門何賴焉此天下想望先
生風采者非獨某一人也薄禄所縻未能脱然以去屈
膝請教於下風而願為洒掃之列不勝慚恨伏乞為道
自重下慰士望不宣再拜

上孫莘老

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于留守先生几下某應舉時

金陵荆公初在政府四方士大夫望風而来者户外滿屨堂上滿席得荆公一言則公卿為之改容得二言則天子置之高位當時士大夫待荆公而進退不知幾何人也後荆公之罷政平日為之倒屣跣足者稍稍去而從他門毁短排陷詆訿百出雖市道不若也由此觀之前日之来逕為勢利爾今天下與語荆公道德同器識均趣舍之迹獨不負於終始之義特先生一人爾此天下有知之士歸先生宜如何矣某天與遭遇幸先生来

守徐憫其可教不忍弃之汙賤樂與之進三沐而三薰之日夜感勵不知所使而心中區區有欲傾寫於左右拘以屬吏不能豁然自道者久矣某生質畀近所見多昧性復緩濶不急於事每聞時人議論謂貧賤可恥富貴可致如夢睡中聽人語天上事耳雖略省心獨不知其可到也見一二輩纔入仕宦遝得美官𠋣聲怡色惟恐不當人意如觀木偶人戲伸眉俛首舉動不自持但竊笑其機索使然爾某家本儒素先人在仕三十年纔

有田數頃子弟閑闊讀書未嘗苦生事先人弃養既終
喪私故敦逼弟兄奔走四方汲汲于祿仕不肖守官於
此獨無他責俯仰一室黃卷中日與聖賢對為吏之樂
莫甚此職但人生多事薄宦去來正如逆旅爾恐未能
盡如今日之優游也自少強聒笑人親俗事喜就書史
雖不能多記誦古人趣向粗覽大槩平生藝習書射音
奕略無所好一讀古文輒終日不厭遇事感激聊復自
賦雖組織非工要隨意遣適此二者縱使窮老愁餓決

知其不能廢若夫形骸之外非志所願而力不足者久已忘之矣仲尼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自惟齒壯子長去四十之年如數朝暮修身行己治性養心之效曾未及古人之一二而忽忽將老此寤寐憂懼深自痛恨者也不幸事先生纔數月僅熟于聲貌而先生移鎮留府官責所拘不獲追隨杖几豈復天使之終愚乎伏承使旌戒道有日謹齋心服形三日不外視敬拜坐末願終餘教使今日之遭遇獨有異於碌碌

者他日不辱門下之遊没齒知幸不宣某再拜

上孫莘老求先人埋銘

具位某今月日謹齋潔裁書西鄉再拜獻于秘監學士先生閣下某嘗謂天下之情有欲於中者不能無求於外其求之也或樂而與之或拒而不應蓋求之則一而所求之者二也以利求人者見於世俗之所必争宜拒而不應也以義求人者合於君子之公好宜樂而與之也其今日之求正爲義爾此所以内省而無疑直往而

不懼特有望於左右爾先君在仕四十年信道守義端重静肅不作茍見不治茍得不趨俗不干譽世之所謂貧富貴賤寵辱利害者未嘗攖拂其心進退去就之際漠如也故見利則知畏未衰而早休安其志而已挾此之志以遊乎世其為人深知之也固寡矣雖然在先君言之志不願知於人則可在人子之心不能明先君之志以貽子孫以聞後世則罪也使有勢位者明之耶則不敢累其心使善辭説者明之邪則不敢誣其實必求

諸有道嚴正君子而已恭惟祕監學士先生道足以信萬世行足以服天下取捨以公議論不妄後生學士潔己以矜仰王公大人悚心而畏屈非獨不肖所受教也令得先生一言以銘先人壙中使其志足以貽子孫聞後世不泯泯於寂寥茫昧之中則人子之情沒齒不忘伏祈先生優恤之幸甚幸甚自惟不肖嚴事先生視之以父也先生所以教育不肖視之以子也事人以父者必如其父而不欺教人以子者必如其子而不外此區

區之心尤恃其必獲也俯伏聽命下情無任徬徨激切
之至不備

上顔朝奉

某啓前日嘗辱賜手書曲示存恤屬私事未定尋失裁
報獲罪多矣先人弃養十年門緒衰隳兄弟仕官粗知
所立手足相助日望起家先兄最孝睦行已端肅有古
人法度不獨兄弟所愛敬鄉人尤樂親之年方四十三
官至一尉平生所志未及開發一二遽爾摧謝天罰何

大酷卯二子雖已勝衣可以奉後而田園廬舍久廢不治某中春須暫謀歸計使孤嫠稍安然後復還顧未得罷去為恨伏聞子由先生過彼數年之别一日會遇相與觧斥世故講其學道之妙此賢者所樂也不肖安得與之志氣所同必見於酬唱使一咀餘味猶不陷溺於小人乃所願也中年多難觸事氣喪兩鬢蕭然輙已半白自悔少時務學鮮淺不求深趣區區所聞正在膚革今日思之大是謬悠爾此所以急聞救藥也見諭子由

先生云莞子中有佛書精要處此亦無可怪但至理無二言會於理便為真際井巷常談出於鄙夫鄙婦有與聖人合者理不外是故也鬼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適中爾莞氏之時固未聞有佛縱有之亦不為佛觀其書者喻其理可矣安在學所問耶昔人有談不死者或從而學之未及門而其人已死猶恨其學之不早或曰自謂不死而其人已死乃誣也奚恨曰彼雖死安知其無不死之術正如莞

氏未知佛而其言有似之也先生以謂如何滕人来得
雜録一巻寫畢歸左右巽臺記更一二日可模單氏東
園記方謀鑱刻此月末必得馳上新著必多願無吝貺
教春温不雨惟冀節宣自愛不宣

樂静集卷十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